

中国现当代女作家

研究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青年学术文库 李彦萍 著

冰心—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颗耀眼的女明星，可以和古代文学史上的李清照并驾齐驱，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于一体多才女作家，可以说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性，贤妻良母，优秀的作家，著名的学者。

丁玲——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高丰村。原名蒋伟（一作玮），字冰之。笔名彬芷、晓涵，父亲是清末秀才，曾留学日本，因体弱多病，32岁逝世。母亲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。在母亲的教育下，自幼萌发反封建的思想意识……



K825.6

L314.1/2

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

李彦萍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 / 李彦萍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7.8

(青年学术文库)

ISBN 978-7-5059-5656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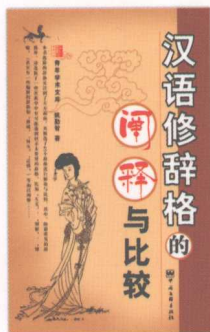
I. 中… II. 李… III. ①女作家 - 人物研究 - 中国 - 当代②女作家 - 作品 - 文学评论 - 中国 - 当代 IV.K825.6
I 20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133656号

书 名	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
作 者	李彦萍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其芳
责任校对	王建党
责任印制	李寒江 王其芳
印 刷	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16
总 印 张	105
总 字 数	1400 千字
版 次	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5656-8
总 定 价	228.00 元 (全六册)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青年学术文库

定价：228.00元（全6册）

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研究



责任编辑：王其芳

策 划：横渡书院

封面设计：(S) 摄胜视觉

010-85917557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陈衡哲	/ 001
	作家简介	/ 001
	作家研究	/ 003
第二章	冰心	/ 017
	作家简介	/ 017
	作家研究	/ 019
第三章	丁玲	/ 037
	作家简介	/ 037
	作家研究	/ 039
第四章	苏青	/ 052
	作家简介	/ 052
	作家研究	/ 055
第五章	张爱玲	/ 068
	作家简介	/ 068

	作家研究	/ 071
第六章	梅娘	/ 090
	作家简介	/ 090
	作家研究	/ 093
第七章	张洁	/ 106
	作家简介	/ 106
	作家研究	/ 109
第八章	张抗抗	/ 133
	作家简介	/ 133
	作家研究	/ 135
第九章	铁凝	/ 158
	作家简介	/ 158
	作家研究	/ 162
第十章	王安忆	/ 177
	作家简介	/ 177
	作家研究	/ 180
第十一章	徐坤	/ 199
	作家简介	/ 199
	作家研究	/ 201

第一章

陈衡哲

【作家简介】

陈衡哲是中国现代第一个女作家。生于 1887 年，江苏省武进县人。出身名门，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，其父亲是幼子，是清朝的官吏，生有五个儿女，陈衡哲排行第二。从小在家读书，没有上过小学，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家庭环境熏陶出来的，在她成长的道路上，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和她的姑母。大约五六岁的时候，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，陈衡哲总是天不亮就起身去看舅舅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。她虽然是个孩子，听大人讲故事，却特别认真。舅舅在广东省城经常看到欧美文化，尤其在医学方面的进步。他的思想很新，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，更佩服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。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、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听，最后一句话总是：“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，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。”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，那颗幼小的心灵里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、科学救人、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。舅舅还对她说：“一个人必须能胜过她的父母尊长，方有出息。

没有出息的人，才要跟着她父母尊长的脚步走。”“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，其一是安命，其二是怨命，其三是造命。他希望她能造命，他也相信她能造命，他也相信她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。”

此外，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。在《纪念一位老姑母》的文章里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，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。她回忆说：“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，精力强盛，而且天才横溢，德行高超，使我们一见面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；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，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。但她的才能并不像普通所谓的‘才女’一样，只限于吟风弄月。她除了做诗，读史，写魏碑之外，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，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。她在年轻的时候，白天侍候公婆，晚上抚育孩子，待到更深夜静时，方自己读书写字，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，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。这样的精力，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，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‘才女’们所能有的！”

姑母的这些影响力，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，启迪她磨砺意志，开辟生活。

舅舅和姑母的影响，使她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同，她不是安命、怨命，而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。陈衡哲十三岁那年，随做官的舅舅到广东上学，虽然是学医，她不喜欢，但在这儿，她接触了许多中国所不开设的新知识。1911年，到上海蔡元培办的爱国女校读书，在此三年，她的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，清华学堂开始招考女学生。当时，她自觉程度浅，不敢应试，但她得到了姑母鼓励，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。这种鼓励，使她恢复了自信力，听了姑母的话，到上海应了考。后来，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，并都立刻写信给她。舅舅信上说：“清华招女生，吾知甥必去应考；既考，吾又知甥必取。……吾甥积年求学之愿，

于今得偿，舅氏之喜慰可知矣。”1914年，考取清华学校，后考取美国五所有名的大学之一——瓦沙女子大学，专修西洋历史，同时学习西洋文学。在此先后结识了胡适、任叔永、杨杏佛等人，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。1918年，获得学位，后又进芝加哥大学学习，为了理想和事业打算不结婚，但由于任叔永三万里求婚的诚意，与之订婚，后回国，先后任北大、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教授，其夫生于1886年，是科学家，也是一位文学家。解放后任上海科协副主席等职，1961年病逝。陈衡哲有子女三人，长女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，在美国大学任教；三子获美国地理学博士，也在美国大学任教；次女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，解放后回国，在上海外语学院工作，现为副教授。陈衡哲于1976年1月7日因肺炎病故。

她的创作不甚丰富，只有短篇小说集《小雨点》和《衡哲散文集》（上下两卷）。

【作家研究】

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，比冰心更早走上文坛的女作家是陈衡哲。陈衡哲比冰心年长十余岁，开始创作也比冰心早两年，1917年就发表了小说《一日》。她是《新青年》上除鲁迅之外惟一的小说作者，属于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之一。她任教北京大学时，冰心、庐隐、冯沅君、凌叔华等最早一批女作家们还都是大学生，陈衡哲可谓她们的师辈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她是中国第一个现代女作家，是“造命”哲学的忠实实践者。

“文学革命”之初，胡适发难尝试用白话写新诗而遭到许多人反对，其中还有他的一些朋友。可以说，朋友中几乎只有陈衡哲一个人支持胡适，她的支持不在言论争辩，而是施之创作

实践。她发表于 1918 年的《人家说我发了痴》便属于《新青年》上最初一批的新诗作品，并且在这一批有影响的诗人如俞平伯、康白情等步入诗坛之前。作为她新诗尝试的第一首作品，今天看来其艺术粗糙在所难免，但与同时期作品相比，至少较之胡适那首自称放大的小脚——《蝴蝶》诗，完全称得上是“天足”了。她写于第二年的那首《鸟》，赞颂笼中之鸟争取自由的精神：撞破雕笼，向往蓝天。“我若出了牢笼，/ 不管他天西地东，/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，/ 我定要飞他个海阔天空！/ 直飞到精疲力竭，水尽山穷，/ 我便请那狂风，/ 把我的羽毛肌骨，/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空气中！”拿它与被胡适奉为“新诗中的第一手杰作”的周作人的《小河》相比，其体现的五四时代精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后她的《我要去了》、《赠 EG》，无不是这种精神延续的作品，《雨中的草木》亦是：

干极了，/ 一个月不曾得着雨露。/ 人们所浇的水，
/ 点点滴滴，/ 润不着我们的肌肤，/ 扶不起我们的枝
体。// 忽然风起东方，/ 吼号四野，/ 吹塌了颓墙，拔
起了枯木。/ 但我们可不怕，/ 这风是雨的先驱，/ 他
来了，/ 雨也就要来了。// 果然，/ 澎湃汹涌，/ 雨来
了，/ 翻江倒海似的来了！/ 霎时间，/ 河满沟溢，//
泥松土解；/ 我们的枯枝干叶，/ 也立刻复苏起来，/ 变
为鲜明圆润了，// 我们舒开枝体，/ 向风前展舞。/ 看
啊！/ 稻苗儿，/ 羞怯怯地荡着；/ 菜叶儿，/ 粗暴
暴地摇着；/ 竹林儿，/ 前仰后合地推着；/ 树枝儿，/ 庄
严厚重地摆着；// 我们粗粗细细，/ 柔的刚的，/ 大
家同情地舞着。/ 水波见着我们，/ 禁不住也笑了，/ 牛
儿也释了重负，/ 歇在亭下，/ 与我们同乐了。// 谁
道狂风恶雨？/ 我们只尝到了他们的甘露，/ 听到了他
们的笑雨，/ 得到了新生命的乐趣，/ 谁道狂风恶雨？

全篇渲染草木久旱逢雨的喜悦情绪酣畅淋漓，和《凤凰涅槃》同调。即如《梦与希望》一首，虽不免感受着“五四”过后低潮的阴影，但仍执著地认定：“织成生命的，/只有暮烟里的梦想，/只布朝雾里的希望。”积极向前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。这些作品，虽数量不为很多，但其清新刚健的诗风，实在是同时期众多著名诗人所不及的，无疑当列入“五四”新诗的代表作品（胡适于1927年曾想为陈衡哲出版一本诗集，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愿。）出不出版诗集是不一样的，没有诗集，因而容易被现代文学史家们忽略、忘却。如果说像《鸟》这类充分表现时代精神的载道之作已经被人忘却，”那么另一类抒写性情的言志篇什就更加不为世人所知。譬如《早起的一景》：“疏黄的柳叶，/藏着将落的寒月，/那一重又甜又苦的同情，/竟把他们俩融为一物。”再如《两个月亮》：“天上一个月亮，/照在我们床上/水里一个月亮，/照在天花板上；/天上的月亮，/不及水里的月亮，/一个只有一点光，/一个光中还有许多波浪。”一早一晚，抬头低头，这里无涉社会风云，纯然一己情思。可见诗人并不总是大江东去、腾飞凌云。她也不乏感慨于柳前月下的佳作。此类作品录自她的私人信件，也许没有公诸报刊过。那么或可说，当她面对社会，慨然以“造命”信念进取人生，显示了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气概；身处庭院之内，不妨吟哦花草，长吁短叹。这在中国文人中本是常有的现象，不常有的是，陈衡哲即使吟花看月，展示其秀美轻灵的一面，却也决不失之花俏轻飘，仍固有其巾帼本色。如这两首所写，无论藏进柳荫里的寒月，还是映到天花板上的水月，尽管笔触轻浅，然而融入了诗人不浅的人生感悟，只是未予点破而已，她要留给读者去咀嚼回味。

比之受文学史家冷遇的诗作来，陈衡哲的小说则幸运得多。她发表的小说数量虽少，仅十来篇，五万字左右。严格说来，

其中《小雨点》、《西风》、《运河与扬子江》更近似寓言、童话。然而，由于集成一册，以“小雨点”作书名给新月书店出版了，所以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、小说史著作，几乎无一不书写到《小雨点》，因此才留名陈衡哲。有意味的是，又几乎无一不回避一个重要史实，即《小雨点》中的《一日》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第一篇新文学白话小说。《一日》发表于1917年，比通常公认的第一篇《狂人日记》早了将近一年。有研究者虽道及《一日》发表年月，但也回避“第一”的提法。下面一段话就是自相矛盾的表述：“她的《一日》，假如仅就发表时间而言则是新文学最早的一篇白话小说……但由于它‘既无结构，亦无目的，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，不能算为小说’。更由于它在主题、思想方面的浅薄，绝不能与《狂人日记》同日而语，所以从本质上看，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自然是《狂人日记》。”关于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异议，杨义著的三卷本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曾对此作过批驳：

它是陈衡哲个人的第一篇小说试作，但不能视为我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。因为它对国内新文学并无影响，在国内为人们读到的时候，已是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陈衡哲的小说集《小雨点》之时了。她描写美国女子大学一群新生一日间的琐屑生活，从起床、吃饭、谈笑、上课、郊游，直至点到、晚安，活像一篇未加整理的流水帐，艺术上极为幼稚。作者收入《小雨点》集时也不曾隐讳，它“既无结构，亦无目的，所以只能算是一篇白描，不能算为小说”。如果一看到某篇小说用了白话，用了一些西洋笔法，就把“第一”的桂冠戴到它的头上，这种做法是非常浅薄的。因为我国小说有着悠久的白话传统，借鉴西洋技法在清末已经开始，在民初已有某些成效。“五四”新小说与以往白话小说的根本

区别，在于它适应了时代的转折，把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相结合，这一点在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中令人耳目一新地做到了。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篇，是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而不是陈衡哲的《一日》。

这段话影响甚广，不少著作或明或暗地加以引证。概括起来它否认《一日》为小说的 稚到仅仅只是“用了一些西洋笔法”。从所取结构原则、叙事模式以及描情状物手法，参照清末民初有些白话小说，《一日》的崭新面貌十分显然。它笔墨用在生活的横截面，叙述彻底突破了说书人的格局，描写更是一扫旧小说的陈词滥调。这就表明它在整体上以现代小说观念组织、表现生活素材，这不是旧白话小说能够同日而语的。或许在《狂人日记》面前，怎么去说《一日》幼稚都不为过，但再与公认的第一个新诗作者胡适的最初作品相比，譬如他的《蝴蝶》：“两个黄蝴蝶，/双双飞上天。/不知为什么，/一个忽飞还。/剩下那一个/孤单怪可怜。/也无心上天，/天上太孤单。”哪个作品更为幼稚呢？其实这个批驳的第一句话就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。既承认了“它是陈衡哲个人的第一篇小说试作”，又怎么还说“不能视为我国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”。所谓“试作”当然是指幼稚而言，然而即使再幼稚的新小说总根本区别于成熟到家的旧小说。作为史著，秉笔直录的是出现的第一篇小说，并不是第一篇成熟的小说。

其二，陈衡哲是说过《一日》“不能算为小说”，但那是作者的自谦，或者是十多年后她回顾少作时直面“幼稚”的求实态度，正如胡适后来把《蝴蝶》这类作品比作“放大了的小脚”。当然不能依据胡适的话就把《蝴蝶》归为旧诗，陈衡哲作品亦应如此来看。假如完全以作者自述为凭，那么陈衡哲还说过：“这小册子（指《小雨点》）中的十篇小说，是在我十年来的作品中选择出来的……初篇《一日》，是作于1917年的。”又

说：“先把这些小说付印了。”她都是在小说概念里说明《一日》的。陈衡哲对“小说”概念有自己严格的理解。《努力周报》曾在小说栏里发表她的一篇《吃先生的日记》，她随即致信编者胡适表示异议：“有一句对于《努力》的忠告：我觉得其中‘小说’两字的范围太泛了，似乎应该分别一下。我们即（使）不必把‘小说’二字当做 short story（短篇小说，此词范围极狭），亦当以 short story and tales（短篇小说和故事）为限，不宜过于宽泛。比如我上次的《吃先生的日记》已经不能算为小说了。”信中还提到冯文炳的《我的心》也不能作小说看。后来编选《小雨点》集，她果然没有选入《吃先生的日记》而保留了《一日》。一去一留，该是很说明问题。不仅陈衡哲本人实际是视《一日》为小说，而且她的丈夫任叔永和她的文学“同志”胡适都这么看待的。任叔永给《小雨点》作序说：“不久，莎菲（陈衡哲）的第一篇小说——《一日》就出现了。这篇东西，做的是学校里一天的生活，不过略其轮廓，几乎不能算是小说。但是它的叙事，又生动，又有‘幽默’，可以说好小说的特点都在里面。”胡适的序则说：“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——《狂人日记》是何时发表的，试想当日有意作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，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。”这两位谦谦君子，不避“台内喝彩”嫌疑，话虽婉转，意思却毫不含糊，胡适更是以史家眼光予以高度评价。

其三，在国内有无影响不应成为认定其是否是小说的依据，讨论的问题是否是第一篇小说，而不是第一篇有无影响的小说。近年来不断发现著名作家的早期佚作，譬如女作家里就有张爱玲的短篇小说《不幸的她》、凌叔华的中篇小说《中国儿女》、杨刚的长篇小说《挑战》，这些几乎已被世人完全忘却的作品，论其影响真是几乎等于零，但并不见有谁否认它们是小说。相反，撰文阐述“发现”价值者倒不乏其人。至于说《一日》发表于国外，“在国内为人们读到的时候，已是新月书店 1928 年

出版陈衡哲的小说集《小雨点》之时了”，此话并不确切。发表《一日》的刊物《留美学生季报》，为胡适、任叔永所编，虽然编辑部设在美国，但是每期由国内的上海泰东书局印刷，再邮寄到大洋彼岸的留学生中间，因此很难说出版、发行的过程，国内没有人读到《一日》。何况与《一日》发表的同时，胡适已启程回国。在方兴未艾的新文学运动中，更难设想，胡适没有向人传阅过《一日》。1920年陈衡哲也回国受聘北京大学教授职，她的诗、文、小说，不断见诸《新青年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努力周报》等新文学阵地，从原先的幕后支持胡适，到站在一线与胡适并肩战斗，读它何必要等到1928年。再说，即使到了1928年才有影响，为何因此它就失去身为“小说”的资格？

其四，关于《一日》内容是否反映了“时代的转折”。如下事实不容回避：陈衡哲创作《一日》正在胡适发难新文学运动之际，那一阵胡、陈往来书信四五十封。胡适尝试白话文学遇到阻力不小，连他的同窗好友也有人反对、不支持，辩论中胡适总是处于孤立地位，惟独陈衡哲同情地站在他一边。胡适深情说道：“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，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舞，她是我一个最早的同志。”又是出于胡适的鼓动，陈衡哲开始试作小说，联系这样的创作背景考察《一日》，足以说明《一日》的诞生直接与新文学发生相连。作品描写的虽是女学生的日常生活，好像无关宏旨，却并非毫无咀嚼之处。一个寄宿新生回家，不明情况的舍监急得一夜未睡，玛丽的态度是：“本来舍监长也过分大惊小怪了。难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还不晓得保护自己吗？”作品还描写了大学生向往外部世界的情绪，他们佩服中国学生离乡背井来求学的精神，大家围着张女士询问中国的生活习俗，学说上海话“妹豪，茶茶依”（蛮好，谢谢依）其中爱玛终于休了学，勇敢地到欧战前线当一名看护妇。作品表现学生们活泼、开朗、自立、进取的精神风貌，只要不怀偏见，难道不能说“它适应了时代的转折，把文学革命

和思想革命相结合”？还是胡适的话符合史实，他在小说概念的语境中说：“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，莎菲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。《一日》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。”

对待《一日》竟有如此多学者怀此偏见。说《一日》不像小说，而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较之《一日》更不像小说，说《一日》发表于国外，而鲁迅的文章发表在日本，而且是用日文，一旦发现如获至宝。杨刚的《挑战》，40年代用英文写于美国，直到她死后的80年代才发现，由他人译成中文，并无学者因此而予排斥。而同是陈衡哲本人的作品，她的《老夫妻》又比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还要不像小说，却至今没有受到任何人质疑。一本关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著作，一面认可《老夫妻》为小说，一面则以《一日》“思想、艺术的肤浅稚嫩”而且因为发表在异域他邦，国内鲜为人知”，于是我不敢指为小说。辨析《一日》，其意义在于真实地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最初发展过程。尽管《一日》只把诞生时间推前了不到一年，但毕竟显示了过程。有过程便说明现代小说同样不能违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。

陈衡哲的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《洛绮思的问题》，作于1924年初。写女博士与导师之恋，有情人而未成眷属。其原因是女主人公突然想到家庭生活必将妨碍个人事业，便抱定了独身主义。小说最后写到她事业成功之日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成婚后甜美的天伦之乐，梦醒时感到身世孤寂，无限惆怅。作品对此颇事渲染，陈氏之作少有这样的缠绵。有人猜疑小说情节和陈衡哲、胡适的亲密情意相关（见夏志清《小论陈衡哲》），但索隐小说人物无助深刻理解它的思想内容，况且洛绮思另有其生活原型，是陈衡哲的一个同学。不过的确胡适参与过它的创作过程，多次提供意见，乃至与作者发生争论。小说初稿名为《她的问题》，陈衡哲拟给胡适筹办中的《努力月报》创刊号发表，后《努力月报》创办未果，又拟给《东方杂志》，最终是